

嘉業堂
叢書

尚書正義

第七册

尙書正義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_臣孔穎達奉敕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康誥第十一

成王至梓材

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

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爲器爲善政以結之

傳以三至主之

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爲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旣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眾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

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爲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總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南卽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卽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鄆鄆也其地理志鄆鄆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鄆鄆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爲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旣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

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

傳命康至封字

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立以康爲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爲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爲國而號謚不見耳

惟三至誥治

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趾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

之民卽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卽
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
康叔爲衛侯大誥以治道

傳周公至魄生

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卽七年反
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爲七年此
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
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六年制禮作樂
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卽云頒度量
而天下大服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
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

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
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

傳初造至集會

正義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
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民服
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趾作此新邑此
史總序言之鄭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
辭矣

傳此五至於周

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
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

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卽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卽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傳周公至治道

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巳云庶殷攻位於洛

納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爲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爲不辭矣

王若至東土

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爲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愼去刑罰以爲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慢。鰥夫寡婦況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愼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爲

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
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
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
殺之道用兵除惡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
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敘以
文王之教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
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是文王之
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爲勉行所以
汝必法之

傳周公至教訓

正義曰以曰者爲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

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卽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爲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旣禮制無文義禮駢曲豈周

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不可信也

傳惟汝至教首

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

傳惠恤至示民

正義曰用可用敬可敬卽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

傳天美至武王

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王曰嗚呼封汝至王命

正義曰旣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武王尙行之汝旣得爲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卽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卽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旣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爲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

傳今治至政教

正義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令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爲政教也

傳汝當至訓民

正義曰上云敷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耆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

傳又當至安民

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邇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

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

傳大于至王命

正義曰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爲順德也

王曰嗚呼小至新民

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爲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

難安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恆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

傳恫痛至我言

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爲痛也。瘵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己病也。戒之而言敬。

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已爲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

傳天德至難安

正義曰人情所以人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爲可見故須安之

傳不在至者勉

正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爲怨不恆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

傳弘王至之教

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